

五岭梅图

芳翰先生居儒溪有亭曰聽芳

頗種珠木之懸亭右老梅一株五月

花開幽芳時名流咸賦詩紀之此

年丑聞事也非今五十餘年矣余

摘國史志實錄等書

第心日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

【导读本】

◎夏敬渠

著

野叟曝言



中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四十九回

相中缘文素臣再朝天子

情中景谢红豆二谒金门

太玄看了壁上之诗，笑道：“飞者吾知其为鸟，走者吾知其为兽；至于龙，则乘云气，薄玄冥，夭矫变化，茫洋无间，孰从而知之？庄子云：‘瞽者无与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与于钟鼓之音。’正此诗之谓也。”素臣笑道：“狂者以不狂为狂，醉者以不醉为醉；老丈昧于顺正之义，安知此诗之旨哉？”太玄正色道：“吾道包乎天地，囿乎群生，尔师孔子，尚惊叹为犹龙，适周而师事。先生何人，得加非议？”素臣正色道：“庄周诞漫，《家语》荒芜；漆园自序，本托陈人为寓言；王肃传讹，复经广谋之窜削；其事不经，其言可笑；故箕子、颜渊，俱入《易赞》；史鱼、蘧瑗，咸载《论语》；《左传》流涕于子产，《檀弓》嘉叹于季札；岂犹龙之师，而不一及乎？弃圣贤当世之书，而信后人讹淫之说，古今同病；宜老丈之耳食，而不计识者之齿冷也！”太玄道：“先天之学，希夷授于康节；太极之妙，希夷授于濂溪；两图不儒门拱壁，皆出自道家；此近世之事，信而可征也，岂亦阿会乎？”素臣道：“希夷本五代遗贤，隐居避乱，静以养身，动以知变；朱之谓其未能如圣人之无可无不可，盖以逸民目之。观其对真宗之言，崇实黜虚，且自谓不知有神仙黄白之事；则非方外士明矣，安得指为道家？即以图论：康节之皇极经世，较李之才之著述，固大不同矣。《太极图》，为周子所作，则更有墓志可考。两图授受源流，朱子皆以为附会；即果如世俗讹传，亦与孔子之学礼于老聃，学琴于师襄等耳！天子失官，守在四夷，抑并不足辩也！”太玄大笑道：“希夷乃吾教中地行之仙，怎说是隐居贤士？且请问先生，白日飞升之事，有乎，无乎？炼形尸解之事，有乎，无乎？延年不老之事，有乎，无乎？书符注策之事，有乎，无乎？烧丹采战之事，有乎，无乎？少所见者多所怪，吾道之旋转乾坤，挽回气化，固非俗儒之所知也！”

素臣道：“老庄之学，与圣贤背驰者，只缘误认道德二字，不求于仁义之中，而索之杳冥之地，此所以终于昏默，而无诚明之实境也！然白日飞升，炼形尸解等事，则犹其所羞言；后世歧邪之术，从而附之，说日以诞而趋日以下，老庄闻之，亦必笑为妄议，皆为邪说也！夫白日飞升之说，昉于

黄帝；孔子删书，断自唐、虞，尧、舜以前无传焉；其传者，齐东野人之语耳！至后世所云，吹竽岭之笙，则子晋之幼慧而早夭，可征也；乘箫史之风，则穆公之爱女而厚葬，可考也；淮南之鸡犬皆仙，则刘安之结客而贾夷灭之祸，可验也；凡言升飞者，靡不类此，其必无也明矣！至若炼形尸解之事，则间或有之；得地之阳气者，其尸蜕；得地之阴气者，其尸凝；得地之死气者，其尸僵；得地之剽气者，其尸厉。蝉羽之蜕也，其尸解耶？松魄之结也，其炼形耶？是即僵尸早魃之属，特其受气有不同耳！明，更若延年不老，则运气调息，绝欲屏嗜之功，理有可通，数逢其适，长年者有之；然必散节气，必敝者形，卒无不同归于尽者！其余书符注篆，则始于五斗米教，当时群识其奸，后世乃传其说；此固术士所为，强附于老庄之徒，而实老庄之所不齿也！其法或验或不验，如‘祝由’之治病，邪术之禁刑，奇幻俶诡，变无常态，而伎有必穷。至烧丹采战之事，则道家且斥为邪教矣，又安足挂吾儒齿颊乎？老庄为道教之祖，其男女饮食，未与人殊；至后世乃有出家之事，殄其宗祀，灭其子孙，而求一身之寿，悲矣！无论变化之道，断无息而不消之理；即幸获长年，而割子孙千万之蕃衍，以延一身数百岁子立之光阴，亦得不偿失耳！将以我为鼠肝乎？以我为虫臂乎？大冶铸而辄思一跃，是其智更出庄周下矣！岂不哀哉！”太玄恍然道：“短于视者，见近而不见远；迷于心者，信事而不信理。即此地之祠吕翁，可明仙家妙用；昔日之卢生，即今日之先生也；真人当日苦口化道，而卢生沉沦苦海，苦罔闻知，直至黄粱梦醒，方跳出火坑，从真人学道，至今位列仙班。先生之迷，正在梦中耳，然至梦醒，悔将无及！岂必得吕翁仙枕，俟黄粱饭熟，乃得醒耶？素臣大笑道：“卢生之事，乃小说家捏造，供人一噱者；如嫦娥窃药，织女渡河，荒诞不经，世共传说耳。邪夫妖女，心有所慕，而不能遂其欲，或遂其欲而不得畅其情；往往托于神仙，以寓其事，如刘、阮之于天台二女，裴航之于云英，张硕之于杜兰香，羊权之于萼绿华，不一而足；陈思以甄后为洛妃，特其较著者耳。青天白日，老丈何作此梦呓耶？”太玄沉吟道：“先生之病，已入膏肓，非口舌所能解！吕翁、卢生，仙踪不远；某当挟以俱来，看先生那时毕竟是梦？是醒？”因拉着成之出去。素臣暗笑道：“遁辞知其所穷，此翁不复来矣！”因回至房中，假寐而待，待了一会，不觉困倦起来，遂朦朧睡去。正是：

不将蓬岛迷真性，且向华胥觅黑甜。

素臣睡中，忽听叩门声急，忙开出去，只见几个差役，押着奚囊在外。素臣惊问道：“你原来仍在此处，这差人又押着你做甚？”差役道：“文爷不认得小人么？东宫爷奏了朝廷，钦召文爷，累小人们访得好苦！车子现在外

面，快请上车！”素臣细看，方认得是前番护送的两个卫士。当被簇拥出来，果然有一辆车儿，素臣上车，车夫连加几鞭，如飞而行，懊悔没与成之作别。不几日，到了京中，长卿、日月等俱来接风。怀恩闻信亦至，素臣叩问钦召之故。怀恩道：“东宫爷朝夕保荐，又亏那女神童在宫极口称颂，皇爷回心转意，复还了赵老先的原官，钦召先生，就要大用哩！素臣不胜感激。次日朝见，天颜大悦，降旨补授监察御史。素臣谢恩出来，又赴东宫叩谢，庆贺者纷纷而至。当日到过衙门，回来思量：我以樗栎庸才，蒙皇上天恩，赦其狂愚，授以言职，当思尽忠报国；现在切肤之灾，莫如国师继晓，法王札实坚参，司礼监靳直，若因惊弓之故，畏葸不言，如臣职何？因在灯下修本，明日五更实封进呈。午后，倒下旨意：将札实坚参，革去法王，发回本国；继晓革去国师，还俗为民；靳直谪看孝陵；靳仁及党桐、冯时，俱削职编戍；赵芮、连世，各夺三官；以素臣敢言，升授金都御史。素臣拜受诏旨，忙忙的入朝谢恩，到任公座，诸事已毕，修书一封，打发奚囊回家，迎接水夫人及家眷进京。因嘱咐道：“如不在吴江，可速往江西丰城未老爷家中迎接，并素娥姐接来，不得有误！”奚囊领命，同着两个新收的长随，连夜出京去了。

素臣躊躇国事，必须荐贤共理，复草本，将何如、成之、梁公、首公、敬亭、心真、双人等，一齐列名保举。又一本，专荐观水。并劾安吉妒贤嫉能，宜予罢退。此时天子信任素臣，励精图治，御笔批准，把安吉削职闲住；起复观水，升授国子监祭酒；以元首公为国子博士，景敬亭为国子助教，何如、成之、梁公、双人，俱待诏翰林。素臣又思：靳直党羽，布满天下，若不剿除，终为后患！因又上一本，参劾景王；荐林士豪、匡无外、景日京、刘虎臣为四路招讨使；并请赦东阿贼首奚奇、叶豪，盘山贼首尹雄，各率所部，分派招讨麾下，带罪立功。奉旨：俱照所请，着所在官司，催迫上道，赴留都谢恩任事。即敕南京兵部衙门，每路拨京军一万，听其调遣。又恐本兵不谙机宜，将素臣升授兵部左侍郎，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以便指授方略。将景王降为奉恩将军；长史吴凤元革职回籍。此时素臣正在得君，真个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听；旬月之内，把在京在外贪官污吏，参劾殆尽；老成耆宿，山林隐逸之士，均征聘入朝。一时朝野风气翕然，真觉太平有象，景运聿新！正是：

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；欲善而民善，一变可至道。

素臣朝罢无事，每常想起：朝政现在肃清，经筵日讲，已荐正斋、长卿充任，又有何如、成之等轮班入直，必能启沃君心，裨益圣听；国子为育贤之地，既有五叔司其成，复有首公、敬亭助其教，人才自日盛一日；有长卿

为詹事，与怀恩内外交赞，东宫圣学日进；有林士豪等为四路招讨，斩贼党羽自平；只差一件，是《原道》一篇文章，尚未发挥。奚囊到家，接了家眷进京，与古心朝夕承欢，可娱萱蔗境；田氏、素娥，一妻一妾，必能和协，可修琴瑟之好；只差一件，是璇姑生死未卜，日夜未免萦心。如此踌躇，已非一日。

一日，朝罢回家，见府门前轿马喧阗，人夫络绎，长班跪禀，家眷已到。素臣大喜，忙下轿趋入内厅，远远望见水夫人坐在上面，古心夫妻，田氏、素娥，领着文虚夫妇，紫函、冰弦、秋香诸婢，环侍于旁，心头如小鹿儿厮撞一般，突突的跳个不住。赶上几步，跪在地下，抱住水夫人两膝，喜得鼻涕眼泪，一齐都滚出来，叩头不已。水夫人扯起，以手摸素臣之面。道：“我儿，莫非是梦里相逢吗？”素臣道：“母亲，不是梦，孩儿回想从前之事，真如做梦一般，至今日方才梦醒了也！”素臣起，拜见古心夫妇，与田氏对拜过；素娥红着脸儿，低低叫一声老爷，拜将下去，素臣含笑而受；两侄拜见后，只见一个奶娘抱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孩子，跪将下去。水夫人道：“这是你的背生儿子。”素臣喜道：“果然生了儿子吗？”俟奶娘拜毕，接过来，抱在怀中，摩其头面。水夫人道：“你身上穿着朝服，不要污了。”素臣慌忙递与奶娘。家人婢女正待上前叩见，外面报将进来，有东路招讨刘爷差家将投谒，送小夫人在外。素臣惊喜：“莫非是璇姑？”接谒看清，正是刘虎臣禀说在洋寻着妹子，送进京来。忙禀知太夫人，太夫人吩咐抬轿进来，叫素娥接进，拜见太夫人，各人见礼过，排起家宴，合家欢饮。素臣是夜宿在太夫人房中，备诉从前之事，讲至三鼓，尚未及半，候水夫人落鼾，方沉沉睡去。过了几日，太夫人吩咐回房安寝。是夜，夫妻二人，也差不多讲了三更天的话。

一日，太夫人择了吉期，与璇姑及素娥完姻，满朝文武俱来贺喜。素臣是日入朝，皇上正得捷音，四路招讨已将斩贼党羽荡平，百官奏贺。散朝，有旨独宣素臣及谢红豆于中极殿赐宴，敕阁臣入陪。素臣趋进殿门，只见几个女官，簇拥着一个小小女娃，从西殿门冉冉而入，齐上金阶，双双俯伏。皇帝宣至榻前，东西排列锦墩，赐坐赐茶，温言慰劳道：“荐贤者受上赏，今日海宇宁谧，皆卿文白荐贤之功；而荐文白之贤者，又卿红豆之功。”一面着阁臣拟旨褒封；一面令内侍取花红表里，金玉明珠赏赉。素臣细看红豆，越看越熟，却再想不起，曾于何处厮会？红豆亦注视素臣，有似曾相识之意。不一时，撞起金钟，敲起玉磬，香烟缭绕，笙管齐鸣，内侍排上宴来，素臣、红豆，起身山呼、把盏，君臣欢饮。阁臣朗宣旨道：

县君朱红豆，兵部左侍郎文白，荐贤为国，有功社稷，各赐白

璧一双，黄金千两，明珠二颗，彩缎子表里，朱红豆册授郡主，文白升授兵部尚书，充经筵日讲官，应得封荫，照例给予。其四路招讨林士豪等及从征将士，俱交部从优议叙。钦此。

素臣、红豆九叩谢恩。宴毕，皇帝命内侍捧过玉杯，满酌葡萄，御手亲赐两人三杯御酒。各簪金花，披着大红金彩，撤御前金莲烛，导送归第。素臣回家，把所赐珠玉陈设，率田夫人望阙拜受，款待内侍，送出门去。梁公、成之等一班亲友，及朝臣中相知之人，俱纷纷而至，来送素臣花烛。是日，大吹大擂，款宴亲朋。内厅请出太夫人、素臣率同璇姑、素娥叩拜后，与田夫人上立受礼，合家见礼已毕，送出诸亲朋。素臣向太夫人房中视寝过了，到田夫人房中，解带宽衣，便欲就寝。田夫人笑道：“新郎不入洞房，毋乃矫情耶？”素臣正色道：“此乃正礼，卿无相笑也！”田夫人道：“圣人制礼，不远人情；为治者当使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。相公今日，当自近者始矣。”吩咐丫鬟掌灯，亲送至璇姑房中，说过明晚，妾身再送相公至二妹房中去也。说罢，喜孜孜扣上房门而去。

素臣自此以后入朝，则参赞军机，砥砺圣学；出朝则下气怡色，孝养高堂；兄弟式好，妻孥和协，享尽天伦乐事。转盼数年，连举四子。瓠卜人相，独掌朝纲。古心登第，已入翰林。东方旭已升洗马。鸾吹事太夫人如母，视田氏如嫂，与璇姑、素娥，如同胞姊妹一般相好，时常相聚。观水、何如及言志诸人，俱登显要。洪长卿转了宾客。赵日月、廉介存、袁正斋辈，俱至九卿。任信也行取进京，做了监察御史。素臣不忘前约，将湘灵小姐之诗，选了百十余首，加点成集，亲作序文，梓行于世。士豪、无外、日京、虎臣，俱升总兵。奚奇等分隶四镇。防守要地，执掌兵权。连红须、铁丐，及丰城江中所见使拳之人，俱先后提拔，做到副参游守之职。文有安邦，武能定国，烽烟俱息，天下太平。素臣一生心事，强半已遂，只有汰除僧道一事，尚未举行。这日，独坐书房，再四踌躇，机不可失，事在必行。因在灯下，修成本章，至五更入朝面奏。皇帝狐疑不决，素臣宛转开导，娓娓千言，剖切详明，圣意始动，发交廷臣公议。内阁九卿，大半俱以三教并行，由来已久，未敢遽议汰除。素臣侃侃而争，凡七上章疏，待命阁子，须发俱白，方得挽回圣意，如奏准行，颁下诏旨，先行晓谕。素臣朝夕在阁中，与同志诸人商酌汰除条款、善后事宜。不料，这诏颁至江西龙虎山，真人张元孟驰驿进京，伏阙上疏，特纠素臣为迂儒误国。天子为其所惑，召元孟进朝，与素臣当殿折辩。素臣据理直争，元孟辞屈，俯伏于地，痛哭流涕道：“文白强辞夺理，臣以口拙，不能与争；但文白言神仙俱属子虚乌有，则实为欺罔圣听！今臣请于御前游神金阙，告请老祖天师，于云端显示法

象；如不蒙显示，甘就斧钺！倘臣言不谬，亦祈皇上赫然震怒，治文白欺君罔上之罪！”天子失惊道：“卿果能使卿祖现象耶？”元孟垂泪道：“臣祖在天之灵，臣原不敢妄请垂示；但此时圣旨煌煌，幽明共凛，道教之存亡，实系于此；不特臣祖怒白狂言，不惜示象，即列祖诸仙，恐亦不嫌褻渎也！”皇帝道：“卿如能致列祖诸仙，共现法象，则文白妄言之罪，自无可辩；但恐卿不能耳！”元孟得旨，即在金阶之上，步罡踏斗；须臾，拜伏于地，游神而去。有一个时辰光景，才醒转来，奏道：“臣祖已转奏老君，会八洞神仙，普天神将，俱现云端；请圣上龙目一观，便知虚实！”皇帝大惊，急下御座，步至金阶，鹄立未久，但见：

祥云馥郁，瑞霭葱笼；白鹤青鸾，对舞红云而下；苍虬紫凤，双腾碧落之间。老子乘牛，两道白眉长覆嘴；天师跨虎，一堆赤发短披肩。汉钟离引领八洞神仙，飘飘欲堕；王天君部署五方揭谛，奕奕如生。西池阿母驾班龙，迷离云雨；南极老人骑白鹿，抖擞梅花。雷公与电母施威，响震山河光射斗；海鬼捧龙王朝圣，波摇霄汉势浮天。

皇帝吓得汗流浹背，俯伏于地。满朝臣子及女官、内监、禁军、门校、俱爬在地下，磕头如捣。素臣不胜气忿，瞋目直视，须发倒竖。元孟奏道：“皇上崇道敬神，文白诞慢无状，君拜于前，臣立于后，亦大不敬也！乞下吏议，以肃朝纲！”皇帝叩拜时，诸仙神像渐渐升举，仿佛天门开处，仙童仙女，各执朱麾玉幢，接进去了。皇帝进殿，亲宣御旨，收回成命，不复汰除僧道。于文华殿建醮九日，即令张元孟主坛，答谢天地。文白非圣无法，欺君不道，本应正法；姑念宣力有年，着令跪坛九日，皈依道教，免死为民。元孟急奏：“皇上若赦文白，恐干列祖诸仙之怒，于圣躬国运。俱有未便！”素臣奏辩：“张元孟以幻术欺罔圣明，罪在不赦，皇上勿似所愚！臣宁死誓不跪坛，以辱儒行，不敢奉诏！”皇帝大怒道：“有何幻术，可以欺朕？现在列祖诸仙，森列罗布，尔犹作此狂言，真所谓获罪于天，不可祷矣！”于是重复宣旨，将素臣押出午门，立时处斩。当下素臣两叔观水、何如，好友洪长卿、赵日月，纠集了梁公、成之、敬亭、心真、双人，及廉介存、袁正斋、任信、东方旭一班在朝京职，连名上疏保救。愈触圣怒，目为朋党，降旨一概削职，即日驱逐出京。田夫人率领璇姑、素娥，花绑衙刀，赴午门上书，情愿代死。有旨，俱流戍广南。古心击登闻鼓上陈，立时拿交刑部。文虚、奚囊，赶入怀恩外宅，痛哭求救。怀恩转求太子，飞马入宫。恰值女神童谢红豆正在御前陈救，太子忙跪下去，一同申辩。皇帝大发雷霆，将东宫废为庶人，安置别宫；红豆革去国姓，与田夫人等一并流戍广南。素臣至

此，一无生路，引领西市，静候典刑。监斩官赵芮如飞而来，素臣往北谢恩，复望南拜别太夫人，天性所发，不觉潸然泪下。刽子手跪在地下，连磕数头，说一声：“小的们伏侍太师爷，归神去也！”正待开刀，却被五城居民，扶老携幼，匍匐而至者，数十万人，国子生徒，京营军士，俱来哭祭，把刽子手隔在两旁。太夫人坐一乘小轿，前来诀别；素臣跪在膝前，痛哭失声。太夫人正色道：“吾儿何作此状？岂所学未固，犹贪生畏死耶？有杀身以成仁，无求生以害仁；正吾儿今日之谓也！有子如此，吾愿足矣！汝含笑入地，勿以我为念！”素臣涕泣受命。

当驾官奉旨催促，太夫人含泪上轿。赵芮喝令赶开众人，只见两匹劣马，泼风也似的赶来，大叫：“监斩官刀下留人！”赵芮看时，却是总督京营戎政匡无外，营中都督景日京二人，跳下马来，向赵芮拱手道：“弟等正在教场操演，闻信赶来，望老先生缓刑片刻，容弟等人前保救。”赵芮冷笑道：“东宫尚且被废，何况公等！”喝令刽子手：“快与我斩讫报来！”日京大吼一声，把赵芮劈胸扭住道：“你这奸臣，敢如此作威作福，且吃我一拳！”抡起铁椎般的拳头劈面打去。无外飞起一腿，早把刽子手中拿的一柄鬼头刀踢落于地。当驾官大怒道：“你们都是大臣，不知法度，辄敢劫夺法场，当得何罪！”喝令护卫官军，一哄上前，把二人拿住，候旨发落。赵芮挣扎起来，放炮行刑。只听得轰天一声炮响，刽子手一刀向素臣颈中剁过，如冷水向心窝中直淋下来，那头便滚落，颈中一股热气，望上直冲，骨都都的冒出鲜血，心里便如几万支箭，攒射将来，辣痛非常！正是：

心从长乐官中死，魂向华胥国里来。

第五十回

照妖镜团圉玉镜台

割股心邂逅冰心女

素臣被刑心痛，痛极一惊，忽然直醒转来，浑身冷汗，心头突突地跳个不停，身子仍在邯郸道旁吕翁祠内客房中卧榻之上。睁开眼来，只见太玄、成之二人，站在床前，素臣急坐起来。太玄笑道：“做得好梦，如今是醒了么？”伸过手来，欲拍素臣之背。恰被素臣拿住，瞋目直视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原来是汝所为！是何妖邪，辄敢以幻术戏我，且吃我一刀！”飏的掣出刀来，直劈下去。太玄猝不及防，被素臣目光注视，神威一逼，宝刀烁烁，寒芒直射，心胆尽裂，魂魄俱飞，忽地现出原身，却是一只玄狐，通身黑毛，无一毫杂毛，跑在地下，哀号泣命。成之顾而愕然，扳住素臣臂膊道：“吾兄勿伤其命，且问个明白。”素臣喝道：“你要性命，快把巢穴族类，并从前作过罪孽，实供出来；如有一句虚言，便斩汝首！”老狐道：“小畜在太行山穴居千年，采取日精月华，滋养荣卫，从不伤害生灵。因要慕帝里繁华，人都游赏，偶经此地，爱阅老花园幽寂，暂寓其园，俟小畜进京探看消息后，挈两女往游。两女见金相公才貌，顿起邪心；小畜防范严密，不遂其意，恹恹成病。小畜舐犊之私，见金相公代结花烛，正入情坑，不合令大女假作小姐，二女假作丫鬟，明去夜来，桃僵李代。又因金相公备述文爷才品，兼之性恶僧道，小畜无知，遂来一见。因邪说不支，欲以幻术取胜，致为文爷照破。倘蒙恩饶畜一死，当引两女仍回太行，闭洞潜居，隔绝人世，以尽余年，断不敢妄为也！”成之大惊失色。素臣道：“我说阅小姐未得父命，焉肯遽从？原来是你这孽畜所为！只是金相公既与尔女寝宿，必耗精神，这罪却也不小！”老狐道：“两女采取日月精华，已非一日；贪慕金相公才貌，偷泄真精，有益无损，非若狐精偷盗元阳，竭人骨髓；只看金相公丰采便知。小畜颇谙医理，广识丹方；阅小姐现因劝其父不转，忧郁成病；小畜当觅灵药奉赠，待阅老相求，然后救之，姻事可谐；以此为赎罪之资，伏惟文爷饶命！”素臣道：“如果有药可救阅小姐，得成婚姻，当饶汝死！”因收过宝刀，放起老狐。老狐仍复人形，顿首谢罪。素臣太息道：“邪不胜正，理所固然；幻术愚人，世所恒有。卢生遇仙，本属虚诞；即有其事，亦今日之类耳！堪笑世人无识，妄想成缘，致堕邪道，建祠设像，惑溺后来，良可叹也！”老狐道：“非文爷之定识定力，孰能参透机关，跳出圈套？老狐阅人多矣，文爷真天人也！”成之惶惶而回。

二女已知事败，满面羞惭，垂泪道：“不意缘尽于此，后会无期！前程保重，善处新人，勿思薄命也！”说罢，泪下如雨。成之亦怆然悲不自胜。老狐再三催逼，两女痛哭而去。成之追送出房，冉冉墙阴，倏然不见。次日，根问馆童，知小姐果然病重，好生焦急。夜里想起两女恩情，及临别可怜之状，不胜伤感。又愁闷小姐病危，老狐所许之药未知真假？心如转轴，彻夜不宁。一日早起，忽见桌上有一包草药，包上大书“病愈成婚”四字，满心欢喜，连忙藏入袖中。开门，出叫馆童，问：“小姐之病可好些么？”馆童道：“那里得好！昨日又是退鬼，上庙设祭醮念经，道士和尚，乱了一日，休想松动一点儿！”成之道：“为何不请医生？”馆童笑道：“生病有个不请大夫的吗？越医越重，个个都回了。”成之道：“为何不请我医？”馆童道：“师爷又来了！你是读书人，怎说会医？”成之道：“儒作医，菜作菡，你只对老爷说，还你手到病除！”馆童似信不信，进去禀知。闵老忙出来，问道：“先生真个会医么？”成之道：“说也不信，只用下药去，便见分晓！”闵老道：“小女染病，医祷无效，签课俱凶。只有吕翁祠吴铁口说是天喜天医，双照命宫，定遇良医，逢凶化吉。莫非应在先生身上？倘得小女病愈，当以百金奉酬，连前日所许，一并送上，断不食言！”成之唯唯。闵老先予桂叶说知，令其准备纸笔。桂叶转禀天然，天然道：“他真个会医来？”桂叶道：“小姐病重，桂叶昼夜伏侍，不能出去，老爷关防又紧；金师爷无可奈何，借此进来，欲图一诀耳！若是会医，有个不早说的么？”天然点头垂泪道：“也罢，见他一面，了却这段姻缘！你可悄悄说给他，我病已入膏肓，不可用药，恐老爷归咎于他；我死后叫他不要痛苦，总是前生孽障了！”说罢，呜咽不已。桂叶含泪劝道：“且待金师爷进来，相机而行；莫非他真个会医，也未可知！天然道：“痴妮子！病到这个地位，正经会医的都不医了，何况是他？千万叫他不要用药！我到临终，求老爷将你送他为妾，了这心愿罢了！”桂叶泪涔涔下。丫鬟报说：“师爷进来。”桂叶忙走出幔，成之已经入房，闵老让至幔中坐下。桂叶送上书本，成之那知诊脉，只把玉腕按捻一会，说道：“望闻问切，必兼此四术后可治病；晚生斗胆，要看看小姐面色。”

闵老忙令桂叶揭开帐子，并锦幔俱挂将起来。成之睁眼细看，见天然满面流泪，鸡骨支床，一种憔悴可怜之状，如风摧菡萏，雨打梨花；不觉一阵心酸，两行泪落，执住天然之后，呜呜咽咽，几乎哭出声来。吓得桂叶面如土色，慌忙放下帐子，拆开成之双手，要推他出来。成之忽起一念，放声大哭道：“令爱此病，实为小婿而起；令爱若死，小婿义不独生！实对岳父说了罢；令爱与小婿既结花烛，即是夫妻；小婿今不复出矣！只在三日之内，包管医好；倘有不测，情愿与令爱同死，不作负心郎，无情汉也！”闵老大

惊失色；声急气喘，乱嚷道：“俺也只道先生……生是正经人，怎……怎说出这话来？前日原……原说明是代结花烛的，怎竟……竟说是夫……夫妻？”成之道：“别事可代，花烛如何可代？小婿固不忍别娶，令爱亦岂肯别嫁？小婿也是宦家子弟，又岂肯把妻子再嫁与人？现今令爱性命还在水里，终不成把死人往山东人？小婿只一帖药，便医活得令爱，岳父也没个见死不救之理；若到当官，便要治岳父欺君之罪。小婿薄擅才华，也不为辱没门楣，不如曲从了罢，省得被人笑话！”闵老气坏在交椅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左右思量，更无别法，又在生死关头；转过念来，叹口气道：“罢了，真个弄假成真了！但须要医好我女儿，若虚言脱骗，便与你性命相搏！”成之道：“小婿若无手段，何敢担承？岳父请出治事，小婿在此用药，包管一服见功！”闵老叹气过了，问天然可是情愿，桂叶道：“小姐之病，原为姑爷而起；姑爷能治此病，是极好的了！小姐有甚不愿？闵老失惊道：“原来这病反因此而起！为父的只因爱你之故，恐金郎寒素，误你终身，如今也没法了！贤婿可用心下药，倘得病愈，即便成婚！这是你自愿如此，将来须怨不得我了！”成之连忙作揖道：“多谢岳父，千金一诺！岳父请便，小婿无不尽心！”闵老叹气而出。成之喜不可言，袖中拿出药来，令桂叶来煎。自己忙爬上床，抱住天然，抚摩怜惜，百倍温存。天然垂泪道：“妾与郎君虽结花烛，未正夫妻，不宜如此褻狎；快请慢外去坐。妾病已深，郎君亦不可猛浪下药。”成之垂泪道：“小姐多情守礼，令我且怜且敬；此药有回生起死之功，切勿疑虑！”

天然之病，一团忧郁而成；今事已谐，胸中便宽松了许多。须臾，桂叶煎好了药，成之接来，凑至天然口边，那药气往鼻中一触，即觉一阵香气，透入脑门，头目便自清爽。一口下咽，胃腕中骨都都作响，一股阳和之气，直下丹田。天然知药有效，接连几口，便都吃完了。登时气血和畅，筋骸便利，精神亦觉旺相。停了一会，竟挣扎起来，披衣坐在被中。闵老探知，三脚两步，赶进房中。一见天然面色，便大喜大笑道：“这真是仙丹了！但你骨瘦如柴，正要调养；贤婿可留心医治，休得造次！桂叶，你与丫鬟们好生伏侍姑爷，我向吕祖前叩谢去也！”到晚上，成之欲宿于内。天然不肯道：“即承父命，合欢有日，何必居此嫌疑之地，为婢仆等所笑耶？”成之自此日则进房，料理天然起居饮食之事，夜则出宿于外。得空，即至吕翁祠，与素臣剧谈畅饮。天然原是心病，心事既遂，便日渐轻可。闵老择了二十八日完姻，成之、天然重谐鸾凤，恩情美满，自不待言。后来天然令成之将桂叶收房，一箭双雕之言验。

素臣见成之姻事已成，更无他变，便择于正月初二日起身，要潜往丰

城，探听水夫人消耗。成之攀留不住，将天然奁资拿出百金，以为素臣路费。素臣推辞不得，受了五十金，作别上路，带便抄过天津来。这日，正过河间，只见一步车上，几条大铁链，盘锁着一位官员。素臣看时，却是无锡县一位儒者，复姓皇甫，名毓昆，字金相，曾与素臣在江阴科考，同寓相识，新中进士，初选静海县知县。素臣暗吃一惊道：“此人孝悌方正，是个极有学养的人；为犯何事，遭此重谴？”因缩转身来，尾着那车行去，重到河间城外。趁着押解员役打尖之便，悄悄探问，方知景府长史吴凤元，强娶县民黄大之女铁娘，被金相访问，差干役把铁娘连轿提至县中，将吴宅迎娶仆人，拿了几个，锁在班房，连夜拘拿黄大及里甲原媒，并铁娘之夫赵贵，次日早堂听审。不料，半夜里铁娘合一个看守的官媒婆，俱不见了。赵贵反赴各上司告状，说县主强压其妻，黄大匿不见面，里甲俱受賄袒供。吴凤元传景王令旨，着落金相要人。上司畏惧景王之势，锁拿至保府勘问。素臣听了，老大不平道：“皇甫兄为人方正，岂有此事？其为凤元作孽可知！但必得此女到官，其祸方解！”因复折转身，望景州而来。

次日，到了景州，寻个旅店住下。闲步到王府前，见朱甍碧瓦，虎闼龙环，刀枪密密，剑戟森森，许多护卫，带刀悬矢，甚是威严。素臣来回估看，早被两个门军喝住道：“这厮好大胆，是什么所在，容你窥探！”大门上便跑下几个护卫，将素臣扭住，拉到门厅上来。一个门官喝道：“原来是算命的，因何不知规矩，在这里胡撞？”素臣正待分说，只见门里跑出一个太监，骂那门官道：“请大夫呢，怎这时候还不来？王爷要砍你的脑袋哩！”那门官面如土色。素臣插口问：“是何病，在下敢医得来？”门官道：“大夫都打怕了，躲得影也不见，又打发几替人找去了；叩的官儿又多，门上自不得闲，叫小官死也死不及！如今没法了，曹公公，你这人可说是会治病来，须不是谁捏造！你老人家积些阴骘，圆融着这人进去搪一卯儿罢！莫非五行有救，半天里落下这人来？”那太监看了素臣一眼：“这是个算命的，怎说是会医？不是当要的事呢！”素臣道：“除是死的，便不会医！”曹监笑道：“看你这蛮子不出，说的好大话儿！且叫你吃个辣面！”带着素臣，走进二门。只见两个小内监飞跑出来道：“曹掌家，请的大夫呢？王爷好不焦躁，要抽你的筋哩！”曹监道：“这不是大夫？这胎不得下来，单抽两条筋，就算是狗的造化！”那两个小内监，便缩转身，先往里跑。素臣探问曹监：“是甚人生产？”曹监道：“说也要吓杀人，是七妃娘娘，王爷第一位宠爱的。昨日晌午生起，生到这早晚，还不得下来。医得好，还你一个富贵，连咱们都有性命；医不好，才是难哩！”一头说，一头走过了几重宫殿，穿进一个独院里来。原先两个小内监，跑出来，摇着手道：“脚步儿放轻些，王爷在里面哩！”一

面揭起毡帘，素臣跨进，连过几重门棧，揭进几重帘幕，正中榻上，坐着一人，头带软翅逍遥巾，身穿一件绣蟒貂皮袍子，几根髭须，两只水浸细眼，三十多岁年纪。看见素臣，就把手向西边指着，不叫行礼。几个宫女，便领着素臣，进西边屋里，穿帷入幕，直至锦绣丛中。只见灯烛辉煌，金珠围绕。一个老宫女，在五彩龙幔内走出，向素臣说道：“娘娘这胎，十月满足，胎已临门，坐草一日半夜，今日又一日了，又不是横生侧产，脚踏倒盐，催生丹药，吃过若干，都不见效。王爷说只要保得娘娘平安，别的也就罢了！”素臣道：“这须诊脉，才可定夺。”老宫人便搬过锦墩，揭开彩幔，捧出一只纤纤玉手，安放绣垫之上。素臣看那指甲，并无青色；令老宫人捏定中指节，有无跳动；看明面色、唇色，系何颜色。宫人说是面白唇淡，指节跳动非常。素臣诊得脉已离经，因出奏道：“娘娘此产，名曰坐产；因久坐垫褥，碍其生理，故尔为难。只消汗巾一条，高处系好，请娘娘用手攀定，将一足屈起，慢慢伸开；此亦用人参五钱，煎佛手散，一服即下，包管母子平安。”

景王大喜过望，传旨内房，速依素臣之法而行。参汤、佛手散，早俱预备，即时服下。不多一会，只听呱的一声，几个宫女飞走出来，报道：“娘娘已生王子，遣奴婢们奏闻。”景王喜得眼睛没缝，连声称是神医，命内监领至外边赐宴，明日朝见候赏。素臣辞谢出来，正待上席。只见两个宫女，两个内监，慌张而至，说道：“王子便生了下来；胞衣只不肯下，请问先生怎样治法？”素臣道：“请娘娘将自己头发，塞在口中咽下，引起恶心，这胞衣便下来了！”宫女等如飞而去。素臣吃过夜膳，一个内监传出令旨道：“王爷说先生神术，一用一灵，夜晚间怕有变头，叫请先生里边去宿哩。”因领着素臣，直到七妃宫外两间板房中来。素臣睡下，暗自好笑：我本欲至凤元家中，访铁娘下落，不料转囿于此，替景王医好这妃子来。景王蓄有叛逆之心，其妻子存亡，何与我事？而一时权宜，反为全其两命，岂非大奇？又想：景王之相，筋不束肉，神不守形，法主横死夭亡；亲见一决，此来不为无功！又想：皇甫君之事，缓则生变；明日若再耽搁，便当破壁飞去。正在左思右想，忽听空中似有哭泣之声，侧耳细听，其声若近若远，或高或低，好生疑惑。因穿衣而起，悄悄开了窗户，沿着一带高墙，循声而去。跳出墙去，却是一座花园，花园中远远望见灯光，从花墙中透出。趑进墙去，听有呻吟之声，在廊屋以内。从窗缝中看去，见一中年妇人，把一个少年女子上身揪住，露出肚皮；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，以烤热鞋底，烙其脐腹。那女子虽故咬牙忍痛，未免哼哼有声。那男人复在煤炉之上，提过一大壶滚水，浇其两股，登时红腐；女子痛极发晕。素臣怒从心起，又恐这女子做甚拙事，故处以非刑，不敢冒昧。但以手排击窗户，探其动静。只见那男人吓得面如

土色，慌忙吹熄灯火，寂静无声矣。

素臣伏候一会，不见声响，缩回身，跳过墙来，走近一亭。亭内有人提灯而出，素臣闪避半边，见那人去远，偷看亭内，却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，反绑一张春凳之上，一条阳物，直挺挺的竖着，桌上放有一包药，一把解手尖刀。素臣知是阉割，正待转身，忽动一念，趑进亭去，把那孩子细看。却两道秀眉，一双凤眼，红馥馥的嫩脸，如火玉一般，美润可爱。暗忖：此子岂可辱于宦寺？因解去其缚，驮在背上，跳过围墙，至一空僻之处放下。那孩子被太监灌醉，任素臣跳荡，兀是不醒，直至放落在地，冷气一逼，方渐渐苏醒。素臣问其姓名，因何甘心阉割。那孩子垂泪道：“我姓马，名赤瑛，原是南边人，被牛常输救到此地，卖入王府陈太监名下的。”素臣道：“既是尚书救你，因何又卖出来？必是你在他府中，做甚不端之事了？”赤瑛道：“这姓牛的，酷好赌博，总不赢钱，人起他的诨名，叫做牛常输。前日输极了，才把我卖的。请问恩人尊姓大名？因何得至王府，救拔小人？太监把我灌酒，想是要阉割了，并不是自己甘心。”素臣道：“原来如此！我的姓名来历，此时且未便说与你听，往后自知。我却要问你一事，你前年曾否在西湖溺水过来？”赤瑛道：“小人原住湖边，因溺水才被牛常输救来的。”素臣暗讶：湖中之言，强半验矣！莫非此人真有尚书福分？因问其：“有无投托之处？”赤瑛垂泪道：“此处一无亲戚，牛家又不敢去，如何是好？”素臣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便由我调度，务使你得所便了！”赤瑛跪而泣谢。素臣扯起，问道：“你可认得王府西街？”赤瑛道：“就这里转西，抄出大街便是。”素臣命其引路，走至宿店门首，敲门进去。店主人埋怨道：“客人好没正经，怎去了就不回来？自己有行李的，怎这样放心？”素臣认个不是，说道：“被亲戚留住吃酒，总不肯放我，因记挂着行李，苦辞回来，还叫他一个小厮跟来，怕我明日不早去哩。”店主道：“你令亲也是个傻子，这禁城半夜三更，许你撞来撞去的吗？”进去拿出一盏灯来，说道：“你的铺盖原在炕上，没有移动，你自家检点检点。你这小哥，吃得红红的，倒有些酒意；客人脸上却不像有酒的。”素臣道：“我是不上脸的。”店主道：“这才是真量哩！饭是不吃，汤水也不便，明日早些收拾罢。”说罢，自去。素臣因不明花园中泼股之事，心疑：莫非即是铁娘？须回去访个下落。嘱咐赤瑛：“你睡在此，我还有正事未了；店家问起，只说一早有事出门，叫你代看行李。吃了茶饭，我自还钱。”在身边取出一粒红药，令其用唾调搽，以防熟人认识。说毕，悄悄开门，走至院中，跨出墙去，仍由原路，转至景王府后，跳入围墙，一迳往原宿的板房中来，闭上窗户，和衣而睡。

睡梦之中，似有人将窗户弹响，惊醒转来，问是何人，外面低叫：“先

生是何处人？”素臣答：“是苏州。”外面又问：“可是吴江？”素臣不敢答应。外面又问：“可姓文？”素臣猛吃一惊！正是：

虎入南山诸兽尽，龙探北海夜珠来。

第五十一回

宋容儿真心尽孝

黄铁娘假口全贞

慌忙开门出看，是一个小尼姑，星光之下，仔细一认，却是河间店中所遇的容儿。低问道：“你往保府去的，因何在此？”容儿道：“果真文相公！小的去岁在保府偷空出来，到府学中寻问相公，说已进京去了。后来听见王爷们说，相公谪戍辽东，路上杀了国师合司礼的许多兵将，后被土贼赶入河里溺死了；小的暗地哭了几场。不知相公怎样逃脱，反到这里医起病来？这里王爷与国师、靳监，俱是一党，日日有飞报来的。小的师父，是七妃娘娘供养的。相公诊脉时，小的在幔里细看，再想不起，听着声音，又很厮熟；睡在床上，整想了一夜，才想起相公来，只是面色不对，谁知果是相公！如今是要跟相公回去的了；千万看小的主人之面，休再推托！”说罢，垂下泪来。素臣道：“我因打听一个女人消息，要到吴长史衙门去，谁知被门军阻住，反到这里医起病来。”容儿道：“是啥女人，要打听他？这吴长史奉承小的师父，他的夫人，拜小的师父为师，几房姬妾，都与小的熟识，他家女人，小的个个认得，只消问小的便知。”素臣因把铁娘之事说知。容儿道：“这事小的最知道，是吴长史叫人半夜里去抢来的，这铁娘千贞万烈，誓死不从；他夫人又不相容。长史怕闹破了，只得求了王爷，藏在府内，叫他丈夫合婆婆去劝他，打了几日，总不回心，现今还封锁花园内哩。”素臣跌足道：“原来正是他！吴长史妻妾，都被尹雄杀死了，怎你又说他夫人不容？”容儿道：“杀死的，是长史的外室，因天津有长史的盐窝子，常去查看，就另娶几个姬妾在天津。去岁秋里，都被强盗杀死；家中知道了，他夫人还喜欢，吭骂长史，说是天报哩。”素臣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但你既在这温柔乡里过惯了日子，怎还思量家里？”容儿流泪道：“相公休得取笑！小的是有父母的，只认小的死在湖中，不知怎样痛苦？小的日夜思量，恨不得插翅回去，但得见父母一面，小的死也瞑目！”说到那里，泪如泉涌。

素臣洒泪，自悔失言。容儿又道：“况且小的在此，担惊受怕，损骨伤筋，成日吃了紫金丹，浑身骨头，都是火焦火灼的。去岁腊月里边，吴长史认是女人，把小的骗至书房，要奸小的。亏得丫鬟报知，他夫人合几个姨娘，一齐打进来，把小的抢出；若迟来一刻，扯断了裤带，小的性命便不保了！夫人把长史骂了三日三夜，说是一个佛门弟子，都要欺骗他起来。小的师父又来发作，要告诉王爷；长史慌了，磕头赌誓，才饶了他。小的想：千

着万着，终有一着，到那时节，要想见父母之面，可是迟了！千万求相公救出这火坑去，小的感恩不尽！”素臣连声应诺，说道：“我与你一个暗号，待我保府回来，如此如此。”容儿沉吟道：“这样小的又跑不脱了！小的倒有一计，不若如此如此，便不误事！”素臣大喜道：“既有这个机会，是极好的了！到那日各自行事，总到河间原店中，暗暗相会便了。”两人计议已定，东方渐渐发白，恐有人来，叮咛而别。次日早膳后，景王传见，素臣行见藩王之礼，拜罢起来，赐坐赐茶，十分隆礼。命内侍领入宫中诊脉，素臣写方出来，当赐元宝十锭，彩缎四端，仍留在板房中住宿，俟满月后，再加赏赉。素臣托内监禀明，要出外寻访亲戚，临晚即入府直宿。景王准了，着两监伴行。素臣同至店中，赤瑛见是太监，慌忙躲过。素臣嘱托内监，向店家美言一句，庶得诸事便益。内监巴不得讨好，忙唤店家吩咐道：“这位吴爷，医了七妃娘娘难产，生了王子，王爷喜欢不过，早晚就要封他一个大大的官职。行李在你店里，若有差失，早晚饮食茶水，稍有怠慢，咱们奏了王爷，你这颗头就要滴溜溜的滚下来了！”那店家吓得面如土色，只顾磕头，无不从命。素臣寻见赤瑛，私嘱几句，同着内监，在州衙前后，闭走一会，上城四望，将城池营汛，看在眼里，临晚仍回府歇宿。

次日三朝，大吹大擂，赐宴同城叩喜各官，并犒赏王府官吏。素臣写方出来，就送一席盛筵，请素臣自饮。是日正是正月初八，明月初九，系玉皇生日。容儿师父真修，在东市朝阳庵，年年这日，启建道场，替玉皇庆寿。隔晚，宣卷坐夜，聚集合城妇女，彻夜念佛。内室藏着精壮男子，勾引心邪妇女，在内淫宿。容儿捉这空儿，向七妃说知，预备车马，傍晚回庵。盗了景王一枝令箭，假传令旨，吩咐看守花园内监，放出铁娘婆媳。载上车子，赴朝阳庵听宜佛卷，藉真修法力，点化回心。内监奉承小尼，兼有令箭，立刻放行。素臣把匹彩缎裹着元宝，拴在腰间，乘闹溜出便门，到店中收拾行囊，竟同赤瑛出店。店家受过内监唬吓，又且赤瑛依着素臣嘱咐，先向说明，要搬往王府间壁居住，以便出入，那里再敢饶舌。素臣算还他房饭钱，还谢了又谢。当即赶出城门，竟奔漫河而来，远远望见一辆车子，车后一匹马上，骑着尼姑，正是容儿。飞步追上，照会定了，雇着短盘，或前或后，相傍同行。

小尼吩咐车夫，昼夜趲行，要赶到保府，铁娘伤发，痛晕在车。其姑女流，不知就里。店家门军，关津隘口，惧怕景王势力，见了令箭，点到奉行，谁敢稽留。一路滔滔，好不爽利，到了保府，小尼自往郁林庵去。素臣带着赤瑛，至巡道衙门前，打听皇甫金相下落。金相已寄府监，家人就寓在府前饭店。因向他家人说是金相好友，特来救他。家人似信不信。领进监